

章氏遺書

第十册

章氏遺書卷第十三

校讐通義外篇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承示詩鈔凡目義例精純考訂該博足爲近代佳選鄙人於詩無能爲役古人用意及流傳篇什是非得失所在茫然殆於黑白不分是以平日未敢輕置一議惟於編書義例及著錄考訂之處輒因管窺所及用報下問殷懷亦未敢遽以爲然聊備采擇可耳

凡例第一條鄙意以謂全書冠首似可統舉大凡原例八十七字鄙擬易爲古人編詩各有所主約有分代分

家分調分類分體之別分代主於世運分家主於流別
分調主於協律分類主於比例分體主於法度各有所
長而不可偏廢者也茲輯主於分體一體之中又存分
代分家之意

原例但
云分體

凡例第八條原文云歷代諸詩閒亦采用後人改本然
必其參酌盡善者大都止在詞句之間惟沈佺期獨不
見七言一首本用齊梁舊體後人改爲七律較之七古
更佳今特從之固不以改其體製爲嫌也若常建題破
山寺後禪院五言亦齊梁舊格改爲五律意致頓減自
當仍從其舊此外凡從後人改本有原集可考者皆載
入注內其善否覽者當自得之立論取義可謂詳矣其

下數語鄙意嫌於過謙似恐考據經史一流從而指摘而爲是周旋轉於義理有未暢也今欲妄刪原文中論詩與考古書不同數語而易其文曰詩文乃天下公器點竄塗改古人不諱要於一是而已莊子點竄列子而勝於列子史遷點竄國策而勝於國策卽如論語接輿之歌莊子增改其文亦自有妙境雖聖經賢傳亦何嫌於異本別出耶若事關考據文有取於疏通證明則雖村書俚說亦一字不容移易理各有所當也論文別有專長固不得以此爲拘但庸妄一流任意改易古人面目自有毫釐千里之別不容於影附也如此立說其下乃接原文梁人增減隴頭歌楊慎增減絳州歌等語似

覺意義融洽得毋笑其言之放邪

凡例第十條馮維訥詩紀蒐輯略備句下擬增入臧懋循詩所據馮本而更有增益而馮本考訂頗疏臧亦無所匡正數語聊備采擇

凡例第十二條鄙意以爲詩注本不易爲且選家與注家本屬兩途例言但明司選不及司注其下援引故事申說注不易爲可也其所云千載而後安能盡識古人之意必欲徵實轉致臆說橫生數語似可刪節蓋推此語意轉似古今注詩一途皆當廢矣抑鄙見更有進者古人誦詩讀書尙友論世自三百篇訖於近代詩篇存者多矣其閒實有篇章字句毫無改易而說詩意致有

殊則詩意之貞淫厚薄與詩辭之工拙優劣霄壤相懸
則譜詩序詩較之注詩更不易爲然其實不可不爲者
也惟當缺其所不可知而慎爲其可知者斯庶幾矣原
例文云凡自注外必其可信因某事作者始識數語可
見不必盡難知也鄙意欲仿唐宋詩文別集各著年譜
之義將入選之詩作一統同年譜取漢訖明凡二千年
橫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號繫之其入選詩人生卒
年月有可考者附於其下無可考者取其姓名見於史
鑑何年或其詩題詩序有年月者附於譜文再取其年
時事裁取大綱約略爲辭以列於格可與諸家之詩互
相印証不特爲詩家證明義旨亦兼可爲史傳正其流

訛爲功藝林亦自不尠但依正史綱目爲主而簡省裁約工程亦不至甚繁苦也

凡例第十三條云鈔中所載詩話凡訂正詩題及詩中故實必確鑿無疑義始爲采錄說旣美矣盡矣至云詩評各有好尙不同不必盡確概不闌入則頗疑於過也詩鈔所謂分代分家分調分類尙自別有主義至於分體專究詩法原例所云求精不求博以詩不以人則舍論詩之外更無可以生色矣自注所云客有病此不加評點不知詩非評點所能盡此誠深造有得之言評點始於宋人原爲啟牖蒙學設法固不可以厚非但評點興而學者心思耳目轉爲評點所拘宜大雅之所鄙也

鄙意則謂就詩文而加評點如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爲攻取也離詩文而爲評論如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故西山疊山之評點非不專攻啟鑰而劉勰鍾嶸之流或於一書標識數篇或於全篇摘舉數語而觀者心領神會卽一言而可作千百之用校之銖銖解而節節評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明人如孫鑛鍾惺蓋嘗評毛詩矣雖未可盡棄然謝氏以穆如清風一語該三百篇豈不超然遠哉故妄謂諸家詩話似當裁其尤雅錄於詩人小傳之後略如徐氏之全唐詩錄不知高明以謂如何

例言分上下卷上卷例也下卷乃論詩非例也似可別爲一目或標偶評或標雜說何如其識議精妙惜鄙人無從問津塗也

下卷凡例第二條編詩次序先帝王次宮壺次宗室次諸家次閨閣次道釋次謠諺次妓女次外國命意卓然明倫紀而崇風教可謂精矣鄙意妓女不必另爲門類附於閨閣之後可矣如恐與貞節婦女同編則諸家一門奸良善惡並未區別爲類何獨刻於女而寬於男乎況史傳列女如毛惜惜等妓而能烈大書褒之假令此妓能詩如何位置宮壺中之武后上官昭容閨閣中之蔡文姬李清照對如此妓女有愧色矣惟女道士與比

邱尼未見例及則李治魚元機輩或附道釋後耶此中有仙佛亦有娼優也

諸家詩文集本多異同著今存本極佳然韓昌黎集舍下存四五本約計部目與尊著小有異同東雅堂本上似當加徐時泰名姓至所著王伯大重編韓文考異原本此時果否尙存今流俗所傳乃是明人朱崇沐重刊王本非留耕舊面目矣蓋留耕但取朱子考異附正集之下其所自定音釋附逐卷後不入正文所謂南劍官本是也至朱崇沐悉取以入正集而坊估流通尙稱韓文考異不知其本已三變也然外集實有十卷今鈔目所書則外集遺文各止一卷豈王氏原書固如此耶此

中亦恐有悞又此外尚有明葛蘄校刻韓集五十三卷其詩文皆以朱子考異所定爲準不注諸本異同而遺文又與考異原本十卷中所著目次時有出入則葛氏又不知何所受之恐此本亦當併載也

詩旣分體人名先後參差隨詩互見固其勢也鄙意諸家小傳自爲卷次不必與詩同見致有古今倒置之慮惟於目錄之外再別撰一分家譜錄則合之年譜之編是於分體之輯而兼分代分家之法矣蓋自四言以至七絕分體有九則縱橫可以畫表橫畫九格每體各占一格大書四言五古各體字樣於每格之首以爲之經再將入選諸家名姓冠於上方名姓之下檢取其入

選有何體詩卽於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再有何體入
選又於其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其詩諸體俱備則逐
格皆書止有一體二體亦如數止書一格二格一人詩
目填完再書一人名姓逐格檢填如前以爲之緯則讀
者辨體辨家如指諸掌用以考古訂今有餘裕矣古人
撰著一書必備數家之用在於精熟著書之義例爾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

臣謹按杜佑上溯經傳旁採藝文討論古今沿革故事
凡吉嘉賓軍凶以類相從爲禮典一百卷而當代典章
其儀節度數見於施行者別爲開元禮纂三十五篇開元
禮本書凡百五十卷殿其後云佑之意以謂禮教之原倣於三五

損益因革至周大備而周官儀禮周公所以致太平述
文武德業爲後王法度者學士至今誦之兩漢以還或
得或失就其善者皆卓然自垂一代成憲而儒宗碩師
保守遺經深明古先聖王述作精意當廟堂治定功成
潤色鴻業相與討論制作昭文章辨等威明法度訟說
糾紛之閒並得稽古考經衷其至是嗚呼詎不重歟夫
三皇不共轍而化五帝不襲跡而治帝王升降三代文
質之辨雖善斷者莫能自擇而決嫌定是當時所常行
自謂毫髮無遺後人觀之往往或有餘憾則其勢也佑
之爲是書也蓋欲博採異同歸於實用故其文雖簡直
而指實開通體雖旁摭舊聞而義則裁以獨見其於經

訓之文有典奧者則爲之說以導達之參差之論有不

齊者則爲之評以品節之而時又申明成說更標爲議

三例皆見自注彌綸終始貫乎其閒又以史志體例載言繁瑣

或妨敘述別取公私論撰刪蕪掇英以次本條之後爲

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說之取效於時而談言有中存

其名理斯亦古今得失之林作述源流所由會也第佑

當建中貞元閒有唐禮制經於三變

太宗貞觀禮百卷
祕書監魏徵等撰

高宗顯慶禮百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等撰
宗開元禮百五十卷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

折衷今

古莫近乎開元又爲時王制度當代所行故其敘述沿

革特重經制文章至於揖讓跪拜之容俎豆尊彝之位

凡所謂縉文末節者一以開元禮纂爲歸不特詳略因

時抑亦著書之體有宜然爾自通典成書而後憲宗元和中祕書郎韋公肅錄開元以後至元和十年沿革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

凡十五門見中興書目

其後檢討官王彥

威又集至元和十三年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並續曲臺禮三十卷奏上拜彥威爲博士後唐明宗嘗詔太常卿劉岳及博士田敏等刪定鄭餘慶書儀當時以爲不經周世宗顯德中詔竇儼依唐會要門類編大周通禮其書不傳然儼疏謂上疏五帝訖於本朝開元通典之書綜包於內蓋亦巍然鉅觀已宋太祖旣受周禪則命御史中丞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

又通禮義

纂一百卷同上

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暉又爲禮閣新編六

十卷其書不爲著述一仍官府文書有司便之自慶厯
嘉祐迄元豐紹聖之間四方承平廟堂討論典章史官
編次日以繁富其尤著者若賈昌朝太常新禮王欽若
天書儀制文彥博大享明堂記卷二十歐陽修蘇洵等太
常因革禮卷百蘇頌閣門儀制之類至私門著述若陳祥
道禮書司馬光書儀蘇洵謚法韓琦范祖禹呂大防諸
家祭式祭儀不可勝紀而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鄭居中等猶上於徽宗之朝則一代之文章繁縟可想見焉
南宋紹興初命續太常因革禮訖不見全書嘉泰二年
禮部尚書費士賓等始奏進禮寺所續中興禮書八十
卷嘉定六年李重上通禮三十卷自咸淳以降則可言

者鮮矣遼俗近樸典制無聞可略舉者遙輦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琴瑟儀而已金明昌閒有金纂修雜錄四百餘卷事物名數最爲詳博後亦僅傳集禮一書餘多散逸元作禮典三篇爲三十二卷泰定四年博士李好文以前令州郡修集禮久不成乃白長官爲太常集禮五十卷是亦一時之制作也明太祖洪武中禮樂制度講求甚備其可見者洪武禮制稽古定制洪武集禮五十卷洪武禮法禮儀定式祭祀禮儀禮制集要諸書在廷之臣若宋濂劉基陶安詹同咸相裁定又詔舉通經博雅之士若徐一夔梁寬周子諒胡行簡諸人亦與討論可謂善矣自後惟世宗嘉靖閒張璁桂萼之